

【宋】黎靖德 編

朱子語類 三

大凡人讀書且當虚心一意將正文熟讀不可便立見解

理明後便讀申論書亦有得

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

看注解時不可過了緊要字

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同處最可觀

凡人讀書若窮得到道理透處心中也替他



朱子语类 三



杨绳其 周炯君 校点
【宋】黎靖德 编

岳麓书社

朱子语类卷第六十七

易 三

纲领下

三圣易

上古之《易》，方是“利用厚生”，《周易》始有“正德”意，如“利贞”，是教人利于贞正；“贞吉”，是教人贞正则吉。至孔子则说得道理又多。阎祖道夫录云：“‘利贞’，‘贞吉’，文王说底，方是教人‘随时变易以从道’。”

《乾》之“元亨利贞”，本是谓筮得此卦，则大亨而利于守正，而《彖辞》《文言》皆以为四德。某常疑如此等类，皆是别立说以发明一意。至如《坤》之“利牝马之贞”，则发得不甚相似矣。道夫

伏羲自是伏羲《易》，文王自是文王《易》，孔子自是孔子《易》。伏羲分卦，《乾》南《坤》北。文王卦又不同。故曰：《周易》“元亨利贞”，文王以前只是大亨而利于正，孔子方解作四德。《易》只是尚占之书。德明

须是将伏羲画底卦做一样看，文王卦做一样看；文王周公说底《彖》《象》做一样看，孔子说底做一样看；王辅嗣伊川说底各做一样看。伏羲是未有卦时画出来，文王是就那见成底卦边说。“画前有《易》”，真个是恁地。这个卦是画不迭底，那许多都在这里了，不是画了一画，又旋思量一画。才一画时，画画都具。渊壮祖录云：“须将伏羲画卦，文王重卦，周公《爻辞》，孔子《系辞》及程氏《传》各自看，不要相乱惑，无抵牾处也。”

问《易》。曰：圣人作《易》之初，盖是仰观俯察，见得盈乎天

地之间，无非一阴一阳之理；有是理，则有是象；有是象，则其数便自在这里，非特《河图》《洛书》为然。盖所谓数者，只是气之分限节度处，得阳必奇，得阴必偶，凡物皆然，而图、书为特巧而著耳。于是圣人因之而画卦，其始也只是画一奇以象阳，画一偶以象阴而已。但才有两，则便有四；才有四，则便有八；又从而再倍之，便是十六。盖自其无朕之中而无穷之数已具，不待安排而其势有不容已者。卦画既立，便有吉凶在里。盖是阴阳往来交错于其间，其时则有消长之不同，长者便为主，消者便为客；事则有当否之或异，当者便为善，否者便为恶。即其主客善恶之辨，而吉凶见矣，故曰：“八卦定吉凶。”吉凶既决定而不差，则以之立事，而大业自此生矣。此圣人作《易》教民占筮，而以开天下之愚，以定天下之志，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。但自伏羲而上，但有此六画，而未有文字可传，到得文王周公乃系之以辞，故曰：“圣人设卦观象，系辞焉而明吉凶。”盖是卦之未画也，因观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画；及其既画也，一卦自有一卦之象，象谓有个形似也，故圣人即其象而命之名。以爻之进退而言，则如《剥》《复》之类；以其形之肖似而言，则如《鼎》《井》之类，此是伏羲即卦体之全而立个名如此。及文王观卦体之象而为之《彖辞》，周公视卦爻之变而为之《爻辞》，而吉凶之象益著矣。大率天下之道，只是善恶而已，但所居之位不同，所处之时既异，而其几甚微。只为天下之人不能晓会，所以圣人因此占筮之法以晓人，使人居则观象玩辞，动则观变玩占，不迷于是非得失之途，所以是书夏商周皆用之。其所言虽不同，其辞虽不可尽见，然皆太卜之官掌之，以为占筮之用。有所谓“繇辞”者，左氏所载，尤可见古人用《易》处。盖其所谓“象”者，皆是假此众人共晓之物，以形容此事之理，使人知所取舍而已。故自伏羲而文王周公，虽自略而详，所谓占筮之用则一。盖

即那占筮之中，而所以处置是事之理，便在那里了。故其法若粗浅，而随人贤愚，皆得其用。盖文王虽是有定象，有定辞，皆是虚说此个地头，合是如此处置，初不黏著物上。故一卦一爻，足以包无穷之事，不可只以一事指定说。他里面也有指一事说处，如“利建侯”，“利用祭祀”之类，其他皆不是指一事说。此所以见《易》之为用，无所不该，无所不遍，但看人如何用之耳。到得夫子，方始纯以理言，虽未必是羲文本意，而事上说理，亦是如此，但不可便以夫子之说为文王之说。又曰：《易》是个有道理底《卦影》。《易》以占筮作，许多理便也在里，但是未便说到此处。如《楚辞》以神为君，以祀之者为臣，以寓其敬事不可忘之意。固是说君臣，林录云：“但假托事神而说。”但是先且为他说事神，然后及他事君，意趣始得。今人解说，便直去解作事君底意思，也不唤做不是他意。但须先与结了那一重了，方可及这里，方得本末周备。《易》便是如此。今人心性褊急，更不待先说他本意，便将道理来衮说了。《易》如一个镜相似，看甚物来，都能照得。如所谓“潜龙”，只是有个潜龙之象，自天子至于庶人，看甚人来，都使得。孔子说作“龙德而隐，不易乎世，不成乎名”，便是就事上指杀说来。然会看底，虽孔子说也活，也无不通；不会看底，虽文王周公说底，也死了。须知得他是假托说，是包含说。假托，谓不惹著那事；包含，是说个影象在这里，无所不包。又曰：卦虽八，而数须是十。八是阴阳数，十是五行数。一阴一阳，便是二；以二乘二，便是四；以四乘四，便是八。五行本只是五而有十者，盖是一个便包两个，如木，便包甲乙；火，便包丙丁；土，便包戊己；金，便包庚辛；水，便包壬癸，所以为十。《彖辞》，文王作；《爻辞》，周公作，是先儒从来恁地说，且得依他。谓《爻辞》为周公者，盖其中有说文王，不应是文王自说也。贺孙

孔子之《易》，非文王之《易》；文王之《易》，非伏羲之《易》；伊川《易传》又自是程氏之《易》也。故学者且依古《易》次第，先读本爻，则自见本旨矣。方子

长孺问：“《乾》健《坤》顺”，如何得有过不及？曰：《乾》《坤》者，一气运于无心，不能无过不及之差。圣人有心以为之主，故无过不及之失。所以圣人能赞天地之化育，天地之功有待于圣人。贺孙

邵子易

康节《易》数出于希夷。他在静中推见得天地万物之理如此，又与他数合，所以自乐。今《道藏》中有此卦数。谓魏伯阳参同契。魏，东汉人。德明

王天悦雪夜见康节于山中，犹见其俨然危坐。盖其心地虚明，所以推得天地万物之理。其数以阴阳刚柔四者为准，四分为八，八分为十六，只管推之无穷。有太阳、太阴、少阳、少阴、太刚、太柔、少刚、少柔。今人推他数不行，所以无他胸中。德明

康节也则是一生二，二生四，四生八。渊

康节只说六卦：《乾》、《坤》、《坎》、《离》，四卦。《震》、《巽》含《艮》、《兑》。又说八卦：《乾》、《坤》、《坎》、《离》、《大过》、《颐》、《中孚》、《小过》。其余反对者二十八卦。人杰

圣人说数说得疏，到康节，说得密了。他也从一阴一阳起头。他却做阴、阳、太、少，《乾》之四象；刚、柔、太、少，《坤》之四象，又是那八卦。他说这《易》，将那“元亨利贞”全靠著那数。三百八十四爻管定那许多数，说得太密了。《易》中只有个奇耦之数是自然底，“大衍之数”却是用以揲著底。康节尽归之数，所以二程不肯问他学。若是圣人用数，不过如“大衍之数”便是。他须要先揲著

以求那数，起那卦，数是恁地起，卦是恁地求。不似康节坐地默想推将去，便道某年某月某日，当有某事。圣人决不恁地！此条有误，详之。渊

圣人说数，说得简略高远疏阔。《易》中只有个奇耦之数：天一地二，是自然底数也；“大衍之数”，是揲蓍之数也，惟此二者而已。康节却尽归之数，窃恐圣人必不为也。因言：或指一树问康节曰：“此树有数可推否？”康节曰：“亦可推也，但须待其动尔。”顷之，一叶落，便从此推去，此树甚年生，甚年当死。凡起数，静则推不得，须动方推得起。方子 高录略。

程子易传

有人云：草草看过《易传》一遍，后当详读。曰：不可。此便是计功谋利之心！若劈头子细看，虽未知后面凡例，而前看工夫亦不落他处。方子

已前解《易》，多只说象数。自程门以后，人方都作道理说了。斫

伊川晚年所见甚实，更无一句悬空说底话。今观《易传》可见，何尝有一句不著实！大雅

伯恭谓：“《易传》理到语精，平易的当，立言无毫发遗恨！”此乃名言。今作文字不能得如此，自是牵强处多。一本云：“不能得如此自然。”閻祖

《易传》明白，无难看。但伊川以天下许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，若作《易》看，即无意味。唯将来作事看，即句句字字有用处。

问胡文定《春秋》。曰：他所说尽是正理，但不知圣人当初是恁地不是恁地？今皆见不得。所以某于《春秋》不敢措一辞，正谓不敢臆度尔。道夫

《易传》，须先读他书，理会得义理了，方有个入路，见其精密处。盖其所言义理极妙，初学者未曾使著，不识其味，都无启发。如《遗书》之类，人看著却有启发处。非是《易传》不好，是不合使未当看者看。须是已知义理者，得此便可磨砢入细。此书于学者非是启发工夫，乃磨砢工夫。菴

《易传》难看，其用意精密，道理平正，更无抑扬。若能看得有味，则其人亦大段知义理矣。盖《易》中说理，是豫先说下未曾有底事，故乍看甚难。不若《大学》《中庸》有个准则，读著便令人识蹊径。《诗》又能兴起人意思，皆易看。如谢显道《论语》却有启发人处。虽其说或失之过，识得理后，却细密商量令平正也。人杰

伯恭多劝人看《易传》，一禁禁定，更不得疑著。局定学者，只得守此个义理，固是好。但缘此使学者不自长意智，何缘会有聪明！菴

看《易传》，若自无所得，纵看数家，反被其惑。伊川教人看《易》，只看王弼《注》，胡安定、王介甫《解》。今有伊川《传》，且只看此尤妙。

《易传》义理精，字数足，无一毫欠阙。他人著工夫补缀，亦安得如此自然！只是于本义不相合。《易》本是卜筮之书，《卦辞》《爻辞》无所不包，看人如何用。程先生只说得一理。菴

问：《易传》如何看？曰：且只恁地看。又问：程《易》于本义如何？曰：程《易》不说《易》文义，只说道理极处，好看。又

问：《乾·繇辞》下解云：“圣人始画八卦，三才之道备矣。因而重之，以尽天下之变，故六画而成卦。”据此说，却是圣人始画八卦，每卦便是三画，圣人因而重之为六画。似与邵子一生两，两生四，四生八，八生十六，十六生三十二，三十二生六十四，为六画，不同。曰：程子之意，只云三画上叠成六画，八卦上叠成六十四

卦，与邵子说诚异。盖康节此意不曾说与程子，程子亦不曾问之，故一向只随他所见去。但他说“圣人始画八卦”，不知圣人画八卦时，先画甚卦？此处便晓他不得。又问：《启蒙》所谓：“自太极而分两仪，则太极固太极，两仪固两仪；自两仪而分四象，则两仪又为太极，而四象又为两仪。”以至四象生八卦，节节推去，莫不皆然。可见一物各具一太极，是如此否？曰：此只是一分为二，节节如此，以至于无穷，皆是一生两尔。因问：《序》所谓“自本而干，自干而支”，是此意否？曰：是。又问：“以功用谓之鬼神，以妙用谓之神”，二“神”字不同否？曰：“鬼神”之“神”，此“神”字说得粗。如《系辞》言“神也者，妙万物而为言”，此所谓“妙用谓之神”也；言“知鬼神之情状”，此所谓“功用谓之鬼神”也，只是推本《系辞》说。程《易》除去解《易》文义处，只单说道理处，则如此章说“天，专言之则道也”，以下数句皆极精。殊

伊川只将一部《易》来作譬喻说了，恐圣人亦不肯作一部譬喻之书。朱震又多用伏卦互体说阴阳，说阳便及阴，说阴便及阳，《乾》可为《坤》，《坤》可为《乾》，太走作。近来林黄中又撰出一般翻筋斗互体，一卦可变作八卦，也是好笑！据某看得来，圣人作《易》，专为卜筮。后来儒者讳道是卜筮之书，全不要惹他卜筮之意，所以费力。今若要说到，且可须用添一重卜筮意，自然通透。如《乾》初九“潜龙”两字，是初九之象，“勿用”两字，即是告占者之辞。如云占得初九是潜龙之体，只是隐藏不可用。作《小象》、《文言》，释其所以为潜龙者，以其在下也。诸爻皆如此推看，怕自分明，又不须作设戒也。浩

《易传》言理甚备，象数却欠在。又云：《易传》亦有未安处，如《无妄》六二“不耕获，不菑畲”，只是说一个无所作为之意。《易传》却言：“不耕而获，不菑而畲，谓不首造其事。”殊非正意。闕祖

《易》要分内外卦看，伊川却不甚理会。如《巽》而止，则成《蛊》；止而《巽》，便不同。盖先止后《巽》，却是有根株了，方《巽》将去，故为《渐》。

问：伊川《易》说理太多。曰：伊川言：“圣人有圣人用，贤人有贤人用。若一爻止做一事，则三百八十四爻，止做得三百八十四事。”也说得极好。然他解依旧是三百八十四爻，止做得三百八十四事用也。淳义刚录云：“林择之云：‘伊川《易》说得理也太多。’先生曰：‘伊川求之便是太深’”云云。

问：程《传》大概将三百八十四爻做人说，恐通未尽否？曰：也是。则是不可装定做人说，看占得如何。有就事言者，有以时节言者，有以位言者。以吉凶言之则为事，以初终言之则为时，以高下言之则为位，随所值而看皆通。《系辞》云：“不可为典要，惟变所适。”岂可装定做人说！

伊川《易》煞有重叠处。

《易传》说文义处，犹有些小未尽处。

学者须读《诗》与《易》，《易》尤难看。伊川《易传》亦有未尽处。当时康节传得数甚佳，却轻之不问。天地必有倚靠处，如《复卦》先动而后顺，《豫卦》先顺而后动，故其《彖辞》极严。似此处，却闲过了。

《诗》《书》略看训诂，解释文义令通而已，却只玩味本文。其道理只在本文，下面小字尽说，如何会过得他？若《易传》，却可脱去本文。程子此书，平淡地慢慢委曲，说得更无馀蕴。不是那敲磕逼拶出底，义理平铺地放在面前。只如此等行文，亦自难学。如其他峭拔雄健之文，却可做；若《易传》样淡底文字，如何可及！

问：先儒读书，都不如先生精密，如伊川解《易》亦甚疏。曰：伊川见得个大道理，却将经来合他这道理，不是解《易》。又

问：伊川何因见道？曰：他说求之《六经》而得，也是于濂溪处见得个大道理，占地位了。德辅

易，变易也。“随时变易以从道”，正谓伊川这般说话难说。盖他把这书硬定做人事之书。他说圣人做这书，只为世间人事本有许多变样，所以做这书出来。渊

“至微者，理也；至著者，象也。体用一原，显微无间。‘观会通以行其典礼’，则辞无所不备。”此是一个理，一个象，一个辞。然欲理会理与象，又须辞上理会。辞上所载，皆“观会通以行其典礼”之事。凡于事物须就其聚处理会，寻得一个通路行去。若不寻得一个通路，只蓦地行去，则必有碍。典礼，只是常事。会，是事之合聚交加难分别处。如庖丁解牛，固是“奏刀騞然，莫不中节”；若至那难处，便著些气力，方得通。故庄子又说：“虽然，每至于族，吾见其难为，怵然为戒，视为止，行为迟。”庄子说话虽无头当，然极精巧，说得到。今学者却于辞上看“观其会通以行典礼”也。贺孙

“体用一源”，体虽无迹，中已有用。“显微无间”者，显中便具微。天地未有，万物已具，此是体中有用；天地既立，此理亦存，此是显中有微。节

刘用之问《易传序》“观会通以行典礼”。曰：如尧舜揖逊，汤武征伐，皆是典礼处。典礼只是常事。贺孙

“求言必自近，易于近者，非知言者也。”此伊川吃力为人处。

用龟山《易》参看《易传》数段，见其大小得失。方

婺州《易传》，“圣”字亦误用王氏说。“圣”字从壬，不当从“王”。潜

朱子本义启蒙

看《易》，先看某《本义》了，却看伊川解，以相参考。如未看他《易》，先看某说，却易看也，盖未为他说所汨故也。

方叔问：《本义》何专以卜筮为主？曰：且须熟读正文，莫看注解。盖古《易》，《彖》《象》《文言》各在一处，至王弼始合为一。后世诸儒遂不敢与移动。今难卒说，且须熟读正文，久当自悟。某之《易》简略者，当时只是略搭记。兼文义，伊川及诸儒皆已说了，某只就语脉中略牵过这意思。

圣人作《易》，有说得极疏处，甚散漫。如《爻》《象》，盖是泛观天地万物取得来阔，往往只仿佛有这意思，故曰：“不可为典要。”又有说得极密处，无缝罅，盛水不漏，如说“吉凶悔吝”处是也。学者须是大著心胸，方看得。譬如天地生物，有生得极细巧者，又自有突兀粗拙者。近赵子钦有书来云，某说《语》《孟》极详，《易》说却太略。譬之此烛笼，添得一条骨子，则障了一路明。若能尽去其障，使之体统光明，岂不更好！盖著不得详说故也。方子渊录云：“《易》中取象，似天地生物。有生得极细巧底，有生得粗拙突兀底。赵子钦云：‘《本义》太略。’此譬如烛笼，添了一条竹片，便障了一路明。尽彻去了，使它统体光明，岂不更好！盖是著不得详说。如此看来，则取象处如何拘得！”

《启蒙》，初间只因看《欧阳公集》内或问《易》“大衍”，遂将来考算得出。以此知诸公文集虽各自成一家文字，中间自有好处。缘是这道理人人同得。看如何，也自有人见得到底。

先生于《诗传》，自以为无复遗恨，曰：“后世若有扬子云，必好之矣。”而意不甚满于《易本义》。盖先生之意，只欲作卜筮用。而为先儒说道理太多，终是翻这窠臼未尽，故不能不致遗恨云。

先生问时举：看《易》如何？曰：只看程《易》，见其只就人事上说，无非日用常行底道理。曰：《易》最难看，须要识圣人当初作《易》之意。且如《泰》之初九：“拔茅茹，以其汇，征吉。”谓其引贤类进也。都不正说引贤类进，而云“拔茅”，何耶？如此之类，要须思看。某之《启蒙》自说得分晓，且试去看。因云：某少时看文字时，凡见有说得合道理底，须旁搜远取，必要看得他透。今之学者多不如是，如何？时举退看《启蒙》。晚往侍坐，时举曰：向者看程《易》，只就注解上生议论，却不曾靠得《易》看，所以不见得圣人作《易》之本意。今日看《启蒙》，方见得圣人一部《易》，皆是假借虚设之辞。盖缘天下之理若正说出，便只作一件用。唯以象言，则当卜筮之时，看是甚事，都来应得。如《泰》之初九，若正作引贤类进说，则后便只作得引贤类进用。唯以“拔茅茹”之象言之，则其他事类此者皆可应也。《启蒙·警学篇》云：“理定既实，事来尚虚。用应始有，体该本无。”便见得《易》只是虚设之辞，看事如何应耳。先生领之。因云：程《易》中有甚疑处，可更商量看。时举问：《坤》六二《爻传》云“由直方而大”，窃意大是《坤》之本体，安得由直方而后大耶？曰：直、方、大，是《坤》有此三德。若就人事上说，则是“敬义立而德不孤”，岂非由直方而后大耶？时举问：《启蒙》“理定既实，事来尚虚。用应始有，体该本无。稽实待虚，存体应用。执古御今，以静制动”。曰：圣人作《易》，只是说一个理，都未曾有许多事，却待他甚么事来凑。所谓“事来尚虚”，盖谓事之方来，尚虚而未有；若论其理，则先自定，固已实矣。“用应始有”，谓理之用实，故有。“体该本无”，谓理之体该万事万物，又初无形迹之可见，故无。下面云，稽考实理，以待事物

之来；存此理之体，以应无穷之用。“执古”，古便是《易》书里面文字言语。“御今”，今便是今日之事。“以静制动”，理便是静底，事便是动底。且如“即鹿无虞，惟入于林中。君子几，不如舍，往吝”。其理谓将即鹿而无虞，入必陷于林中；若不舍而往，是取吝之道。这个道理，若后人做事，如求官爵者求之不已，便是取吝之道；求财利者求之不已，亦是取吝之道。又如“潜龙勿用”，其理谓当此时只当潜晦，不当用。若占得此爻，凡事便未可做，所谓“君子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”。若是无事之时观其象而玩其辞，亦当知其理如此。某每见前辈说《易》，止把一事说。某之说《易》所以异于前辈者，正谓其理人人皆用之，不问君臣上下，大事小事，皆可用。前辈止缘不把做占说了，故此《易》竟无用处。圣人作《易》，盖谓当时之民，遇事都闭塞不知所为。故圣人示以此理，教他恁地做，便会吉；如此做，便会凶。必恁地，则吉而可为；如此，则凶而不可为。《大传》所谓“通天下之志”是也。通，是开通之意，是以《易》中止说道善则吉，却未尝有一句说不善亦会吉。仁义忠信之事，占得其象则吉；却不曾说不仁不义不忠不信底事，占得亦会吉。如南蒯得“黄裳”之卦，自以为大吉，而不知黄中居下之义，方始会元吉；反之则凶。《大传》说“上下无常，刚柔相易，不可为典要，惟变所适”，便见得《易》人人可用，不是死法。虽道是二五是中，却其间有位二五而不吉者；有当位而吉，亦有当位而不吉者。若扬雄《太玄》，皆排定了第几爻便吉，第几爻便凶。然其规模甚散，其辞又涩，学者骤去理会他文义，已自难晓。又且不曾尽经历许多事意，都去凑他意不著。所以孔子晚年方学《易》，到得平常教人，亦言“兴于《诗》，立于礼，成于乐”，却未曾说到《易》。又云：《易》之卦爻，所以该尽天下之理。一爻不止于一事，而天下之理莫不具备，不要拘执著。今学者涉世未广，见理未

尽，揆他底不著，所以未得他受用。贺孙

读易之法

《易》，不可易读。泳

说及读《易》，曰：《易》是个无形影底物，不如且先读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，却紧要。“子所雅言：《诗》、《书》、执礼，皆雅言也。”淳

问：看《易》如何？曰：“《诗》、《书》、执礼”，圣人以教学者，独不及于《易》。至于“假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”，乃是圣人自说，非学者事。盖《易》是个极难理会底物事，非他书之比。如古者先王“顺《诗》《书》礼乐以造士”，亦只是以此四者，亦不及于《易》。盖《易》只是个卜筮书，藏于太史太卜，以占吉凶，亦未有许多说话。及孔子始取而敷绎为《十翼》《彖》《象》《系辞》《文言》《杂卦》之类，方说出道理来。偶

《易》只是空说个道理，只就此理会，能见得如何。不如“《诗》、《书》、执礼，皆雅言也”，一句便是一句，一件事便是一件事。如《春秋》，亦不是难理会底，一年事自是一年事。且看礼乐征伐是自天子出？是自诸侯出？是自大夫出？今人只管去一字上理会褒贬，要求圣人之意。千百年后，如何知得他肚里事？圣人说出底，犹自理会不得；不曾说底，更如何理会得！淳

人自有合读底书，如《大学》《语》《孟》《中庸》等书，岂可不读！读此《四书》，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学底道理，与其为学之次序，然后更看《读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。某才见人说看《易》，便知他错了，未尝识那为学之序。《易》自是别是一个道理，不是教人底书。故《记》中只说先王“崇四术，顺《诗》《书》礼乐以造士”，不说《易》也。《语》《孟》中亦不说《易》。至《左传》《国语》方说，然亦只是卜筮尔。盖《易》本为卜筮作，故夫子曰：“《易》有圣人之道四焉：以

言者尚其辞，如程子所说是也。以动者尚其变，已是卜筮了。《易》以变者占，故曰：“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，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。”以制器者尚其象，十三卦是也。以卜筮者尚其占。”文王周公之辞，皆是为卜筮。后来孔子见得有是书必有是理，故因那阴阳消长盈虚，说出个进退存亡之道理来。要之此皆是圣人事，非学者可及也。今人才说伏羲作《易》，示人以天地造化之理，便非是，自家又如何知得伏羲意思！兼之伏羲画《易》时亦无意思。他自见得个自然底道理了，因借他手画出来尔。故用以占筮，无不应。其中言语亦煞有不可晓者，然亦无用尽晓。盖当时事与人言语，自有与今日不同者。然其中有那事今尚存，言语有与今不异者，则尚可晓尔。如“利用侵伐”，是事存而词可晓者。只如《比卦》初六“有孚比之，无咎。有孚盈缶，终来有他吉”之类，便不可晓。某尝语学者，欲看《易》时，且将孔子所作《十翼》中分明易晓者看，如《文言》中“元者善之长”之类。如《中孚》九二“鸣鹤在阴，其子和之”，亦不必理会鹤如何在阴？其子又如何和？且将那《系辞传》中所说言行处看。此虽浅，然却不到差了。盖为学只要理会自己胸中事尔。某尝谓上古之书莫尊于《易》，中古后书莫大于《春秋》，然此两书皆未易看。今人才理会二书，便入于凿。若要读此二书，且理会他大义：《易》则是尊阳抑阴，进君子而退小人，明消息盈虚之理；《春秋》则是尊王贱伯，内中国而外夷狄，明君臣上下之分。

问：读《易》未能浹洽，何也？曰：此须是此心虚明宁静，自然道理流通，方包罗得许多义理。盖《易》不比《诗》《书》，它是说尽天下后世无穷无尽底事理，只一两字便是一个道理。又人须是经历天下许多事变，读《易》方知各有一理，精审端正。今既未经历，非是此心大段虚明宁静，如何见得！此不可不自勉也。

敬之问《易》。曰：如今不曾经历得许多事过，都自接他道

理不著。若便去看，也卒未得他受用。孔子晚而好《易》，可见此书卒未可理会。如《春秋》《易》，都是极难看底文字。圣人教人自《诗》《礼》起，如鲤趋过庭，曰：“学《诗》乎？学《礼》乎？”《诗》是吟咏情性，感发人之善心；《礼》使人知得个定分，这都是切身工夫。如《书》亦易看，大纲亦似《诗》。贺孙

《易》与《春秋》难看，非学者所当先。盖《春秋》所言，以为褒亦可，以为贬亦可。《易》如此说亦通，如彼说亦通。大抵不比《诗》《书》，的确难看。

问：《易》如何读？曰：只要虚其心以求其义，不要执己见读。其他书亦然。一作“平易求其义”。去伪

看《易》，须是看他卦爻未画以前，是怎模样？却就这上见得他许多卦爻象数，是自然如此，不是杜撰。且《诗》则因风俗世变而作，《书》则因帝王政事而作。《易》初未有物，只是悬空说出。当其未有卦画，则浑然一太极，在人则是喜怒哀乐未发之中；一旦发出，则阴阳吉凶，事事都有在里面。人须是就至虚静中见得这道理周遮通珑，方好。若先靠定一事说，则滞泥不通了。此所谓“洁静精微，《易》之教也”。学履 侗录云：“未画之前，在《易》只是浑然一理，在人只是湛然一心，都未有一物在，便是寂然不动，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也。忽然在这至虚至静之中有个象，方发出许多象数吉凶道理来，所以灵，所以说‘洁静精微’之谓《易》。《易》只是个‘洁静精微’，若似如今人说得恁地拖泥带水，有甚理会处！”煮录云：“未画以前，便是寂然不动，喜怒哀乐未发之中，只是个至虚至静而已。忽然在这至虚至静之中有个象，方说出许多象数吉凶道理，所以《礼记》曰：‘洁静精微，《易》教也。’盖《易》之为书，是悬空做出来底。谓如《书》，便真个有这政事谋谟，方做出《书》来。《诗》，便真个有这人情风俗，方做出《诗》来。《易》却都无这已往底事，只是悬空做底。未有爻画之先，在《易》则浑然一理，在人则浑然一心。既有爻画，方见得这爻是如何，这爻又是如何。然而皆是就这至虚至静中做许多